

(全八册)

SHERLOCK HOLMES

福尔摩斯探案集

最后的致意



〔英国〕亚瑟·柯南·道尔 著
隗静秋 译

译林出版社



SHERLOCK HOLMES
福尔摩斯探案集

最后的致意

〔英国〕亚瑟·柯南·道尔 著
魏静秋 译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最后的致意 / (英) 柯南·道尔 (Conan Doyle) 著;
隗静秋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6.12

(福尔摩斯探案集)

ISBN 978-7-5447-6593-0

I. ①最… II. ①柯… ②隗… III. ①侦探小说—小说集—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218743号

- | | |
|-------|---|
| 书 名 | 最后的致意 |
| 作 者 | 〔英国〕亚瑟·柯南·道尔 |
| 译 者 | 隗静秋 |
| 责任编辑 | 韩继坤 |
| 特约编辑 | 苏雪莹 |
| 出版发行 |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
| 出版社地址 |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
| 电子信箱 | yilin@yilin.com |
| 出版社网址 | http://www.yilin.com |
| 印 刷 | 三河市延风印装有限公司 |
| 开 本 | 960×640毫米 1/16 |
| 印 张 | 15.5 |
| 字 数 | 170千字 |
| 版 次 | 2016年12月第1版 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978-7-5447-6593-0 |
| 定 价 | 35.00元 |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威斯特里业公寓·····	1
硬纸盒·····	40
红圈会·····	67
布鲁斯—帕廷顿计划·····	93
垂死的侦探·····	133
弗朗西斯·卡法克斯女士的失踪·····	155
魔鬼之足·····	183
夏洛克·福尔摩斯的收场白·····	216

威斯特里业公寓

约翰·斯科特·埃克斯先生的奇特经历

从我笔记本的记录中查到，那是一八九二年三月底的一个寒风萧瑟的日子，在我们吃午餐的时候，福尔摩斯收到了一封电报。他潦草地写了回信，没有做任何说明，但看起来怀有心事，因为后来他站在火炉边，面带沉思，并且抽着烟，时不时地瞧着那份电报。突然他转过身，眼里闪过一丝诡秘。

“假设，华生，我们就当你是一位文学家，”他说，“你怎么定义‘怪诞’这个词呢？”

“奇怪——异常的。”我说。

他对我的回答摇了摇头。

“一定有比那更多的含义，”他说，“潜在的还有悲惨和可怕的意思，想想你那长久以来折磨读者的故事，你将会意识到‘怪诞’更深一层的意思往往就是犯罪。回想一下‘红发会’那件事吧，开始时相当怪异，然而最后却是绝望的企图抢劫。另

外，最怪异的就是‘五个柑橘核’的案子了，直接引出一场谋杀案来。所以，这个词总是引起我的警惕。”

“电报里面提到这个词了吗？”我问。

他大声地读起电报来：

遇难以置信和怪诞之事，可否向你请教？

斯科特·埃克斯

查林十字街邮局

“男的还是女的？”我问。

“哦，当然是男的。没有女的会发这种预付回电费的电报的。如果是女的，就已经来了。”

“你会接见他吗？”

“亲爱的华生，你知道我是多么的无聊。自从我们关押了卡拉赛斯上校，我的脑袋就像一部急剧旋转的机器那样，因为没有工作而要撕成碎片了。生活平淡，报纸沉闷，大胆和冒险像是从这个疯狂的世界消失了，于是你就可以问我是否准备去调查任何新事情了，不管它最后是多么琐碎。但是现在，要是我没猜错的话，我们的客人已经来了。”

楼下传来有节奏的脚步声。过了一会儿，一个高大、胡子花白但严肃可敬的人被带进了房间，他那沉重的脸色和自负的态度表明了他的身份。从他的高筒靴到金边眼镜，可以知道他

是个保守党人士，牧师，品行良好的公民，传统派和守旧派。但是，某种令人惊异的经历打乱了他本有的镇静，从他那竖起的头发、激动而愤怒的脸、不安和兴奋的样子可以看出一些痕迹。他一进来就开始谈他的事情。

“福尔摩斯先生，我遇见了一件非常奇怪和让人不开心的事情。”他说，“我从来没有到像现在这种地步，这是完全错误和忍无可忍的了，我一定要搞清楚。”他气急败坏地说。

“请先坐，斯科特·埃克斯先生。”福尔摩斯安慰道，“首先，我是否可以问一下，你为什么一定要来找我？”

“噢，先生，以我看来，这事和警察没有关系。可是，当您听完事实后，您肯定会同意，我不能不管这事。虽然我对私人侦探这行丝毫不感兴趣，但是，久仰您的大名……”

“正是如此。但是，你为什么不马上来呢？”

“您是什么意思？”

福尔摩斯瞅了一眼他的手表。

“现在是两点一刻，”他说，“电报大约是在一点钟发出的，然而，要不是你这身打扮，没有人会注意到你一醒来就遇到麻烦的。”

我们的客人理了理头发，又摸了摸下巴。

“您是对的，福尔摩斯先生，我完全没想到要梳洗，离开那座房子我真是求之不得。在来找您之前，我四处打听，我去找房产经纪人，您知道，他们说加西亚先生的房租已经全部付清

了，说威斯特里业公寓一切正常。”

“好的，好的，先生，”福尔摩斯笑道，“你很像我的朋友华生，他有一个坏习惯，总是倒过来讲事情。请整理一下思路，然后慢慢告诉我出了什么事情，以致让你来不及洗漱和收拾就到处寻求帮助了。”

我们的客人面带后悔的脸色，低头看了看自己反常的外表。

“我肯定这听起来很糟糕，福尔摩斯先生，可是不明白，我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事，但是我准备把整件事都告诉您，当您听了之后会承认我这个样子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他刚开始讲述就被打断了。外面一阵吵闹声，赫德森太太打开门，带进来两个强壮的看起来像官员模样的人，其中的一位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苏格兰场的葛雷森警长，一个精力旺盛、仪表堂堂、在圈子里数得上的能手。他和福尔摩斯握了握手，随后介绍了他的同事，萨利警察厅的贝恩斯警长。

“我们俩一起追踪，福尔摩斯先生，结果就跟到这儿了。”他那老虎般的眼睛转而盯向我们的访问者，“你是里街波帕姆公寓的约翰·斯科特·埃克斯先生吧？”

“是的。”

“我们整个上午都在找你。”

“毫无疑问，你们是靠电报追踪他的。”福尔摩斯说。

“完全没错，福尔摩斯先生。我们在查林十字街邮局找到了线索，一直跟到这儿。”

“但是你们为什么找我？你们想干什么？”

“我们希望得到一份证词，斯科特·埃克斯先生，关于昨晚导致厄榭附近威斯特里业公寓的阿洛伊修斯·加西亚先生死去的有关情况。”

我们的客人瞪大了眼睛，吃惊的脸显得异常苍白。

“死了？你是说他死了？”

“是的，先生，他已经死了。”

“可是是怎么死的？出了意外吗？”

“谋杀，如果这确实发生过。”

“噢，我的上帝啊！那是多么可怕！你的意思该不是——该不是怀疑我是罪犯吧？”

“我们在死者口袋里找到了一封你写的信，得知你打算在他家过夜。”

“是的。”

“哦，你去了，是吗？”

他们拿出了公事本。

“稍等一会儿，葛雷森。”福尔摩斯说，“你们希望得到的东西就是一份清楚的证词，是吗？”

“是的。我有责任提醒斯科特·埃克斯先生，这份证词也许可以用来指控他。”

“你们闯进来的时候，埃克斯先生正准备告诉我们这件事情的经过。华生，我想一杯苏打白兰地酒对他没有什么伤害吧。

现在，先生，我建议你不必介意多了两位听众，就像你从来没有被打断那样讲下去。”

我们的访客咕咚咕咚地把白兰地一饮而尽，然后脸色又恢复了正常。他疑惑地看了下警长的记录本，马上开始了他那惊人的讲述。

“我是个单身汉，”他说，“因为喜欢社交，结交了很多朋友，在这当中有一个叫梅尔维尔的退休酿酒商人，他住在肯圣顿的阿尔伯马尔大厦里。几个星期前，在他家吃饭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个叫加西亚的年轻人，他有西班牙血统，和大使馆也有些关系，英语讲得很地道，人见人爱，是我前半生见过的最英俊的人。

“我们在某些方面十分谈得来，他像是一开始就喜欢我。过了不到两天，他就过来看我。这样几次之后，他邀请我去他家住几天。他的家就在厄榭和奥克肖特之间的威斯特里业公寓，昨晚我应约去了。

“在我去之前，他曾经向我讲过他的家庭情况。他和一个忠实的仆人住在一起，仆人也是西班牙人，帮他打点一切，会讲英语。他说，还有一个手艺很棒的厨师，是个混血儿，是他在旅行的途中认识的。我记得他说过能在萨利中心找到这么一所房子是多么奇怪。我同意他的看法，虽然事实证明它要比我想象的奇怪得多。

“我驾车赶到那个地方——在厄榭南边大约两英里。那是

一所相当大的房子，背朝大路，门前有一条弯曲的路，两边是高大的灌木丛。房子很旧，由于年久失修而显得摇摇欲坠。当马车停在那杂草丛生的道路上，看到那斑驳的历经风雨的大门时，我犹豫了一下，考虑拜访这样一个我知之甚少的人是否明智。他亲自开门迎接我，极其热忱地欢迎我的到来，然后把我交给一位神情忧郁、皮肤黝黑的男仆。男仆帮我拎着包，把我领进已经准备好的卧室里。整个屋子让人感到沉闷，晚饭就我们两人单独进餐。主人极尽殷勤，但是他却经常走神，谈吐含混不清，不知所云。他不停地用手敲着桌子，咬指甲，还有其他小动作，显得紧张不耐烦。至于晚餐，菜的味道不好，招待也不周到，还有在场的那个沉默寡言、神情阴沉的仆人，以至于很多次我都想找个借口回去。

“我回想起一件事来，可能跟两位先生调查的事情有关系，当时我没想到。晚餐快要结束的时候，仆人交给他一张便条，我注意到，主人看过之后，似乎更加神情恍惚和古怪了。他不再假装跟我聊天，而是坐在那里不停地抽烟，想入非非的样子，但是他没有告诉我便条的内容是什么。十一点左右，我就去睡觉了。过了一会儿，加西亚站在门口张望——当时房间是黑的——他问我是否按过铃，我说没有。他对这么晚打搅我感到抱歉，还说已经快一点了。后来，我一觉睡到天亮。

“现在，我要讲最不可思议的部分了。当我醒来时，已经是白天了，我看了一眼表，已经快九点了。我特别嘱咐过，早

晨八点钟要叫醒我，我非常惊讶于他们的健忘。我跳起来，按铃叫仆人，可是没有人回答。我按了一遍又一遍，结果还是没人答应，我想，应该是铃坏了吧。我胡乱穿上衣服，气急败坏地匆匆跑到楼下去叫人送热水来。你们可以想象一下我吃惊的样子，我发现楼下一个也没有。我在大厅里呼喊，没有人回答，接着从一个房间跑到另一个房间，都是被遗弃的样子。主人在头天晚上曾把他的卧室指给我看过，于是我去敲门，没人应答，我扭动把手进去了，房间是空的，床根本就没有人睡过，他和其他人都不见了！外国主人、外国男仆、外国厨师，一夜之间都消失了！我到威斯特里业公寓的拜访就这样结束了。”

夏洛克·福尔摩斯一边搓着手咯咯地笑着，一边把这件怪事记进他收集奇闻逸事的手册里。

“你的经历，据我所知，绝对是独一无二的。”他说，“先生，我是否可以问一下，你接下来又做了些什么？”

“我气坏了。开始我认为我成了一场荒唐恶作剧的受害者。我收拾好东西，‘砰’的一声关上门，拎着包就前往厄榭去了。我拜访了镇上主要地产经纪商艾伦兄弟公司，查到那栋别墅是这家公司出租的。我突然想到，整个事情不可能只是为了戏弄我，主要目的肯定是为了逃避租金，现在正是三月底，季度结账日马上就到了。但是，这也不合常理。经纪商感谢我的提醒，不过他告诉我，租金已经付清了。接着，我进城去了西班牙大使馆，但是他们不知道这个人。然后，我又去找梅尔维尔，就是

在他家里，我第一次遇见加西亚的。但是，我发现他还不如我了解加西亚。最后，我收到您的回电，就过来找您了，因为我知道您是位善于解决难题的人。但是现在，警长先生，从您进屋时说的那些话，我知道已经发生了惨剧。事情您可以接着往下说了。我敢向您保证，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并且除了我已经告诉您的，关于这个人的死，我真的是一点都不清楚。我唯一的要求就是尽我所能为法律服务。”

“我相信这个，斯科特·埃克斯先生——这个我相信。”葛雷森警长温和地说道，“我不得不说，你所说的情况和我们了解到的非常接近。举个例子，晚餐的时候送来一张便条，你有没有注意到便条后来被怎么了？”

“是的，我注意到了，加西亚把它揉成一团扔到火里去了。”

“对此你有什么要说吗，贝恩斯先生？”

那位侦探是个强壮、肥胖、皮肤发红的人，他那过胖的脸得益于那双炯炯有神的藏在布满皱纹的脸蛋和前额后面的眼睛才显得不是那么不足。他轻轻一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已经揉成一团的变色的纸。

“那里有个壁炉，福尔摩斯先生，他扔得有些远了，我是从炉栅后面找到这片未烧过的纸的。”

福尔摩斯微笑着表示赞赏。

“你一定搜查得很仔细才能找到这么一小团纸的。”

“是的，福尔摩斯先生，这是我的一贯风格。我可以把它读

出来吗，葛雷森先生？”

那个伦敦人点了点头。

“便条是写在普通的米色带花纹的纸上，没有水印。有四分之一纸张那么大小，是用带有短刃的剪刀剪了两次剪断的。折了三次以上，紫色蜡封口，用某种平坦椭圆形的东西匆匆压过，是写给威斯特里业公寓的加西亚先生的。上面说：

我们自己的颜色，绿色和白色。绿色开，白色关。主楼梯，第一通道，右边第七个，绿色粗呢。祝好运。D。

“这是个女人写的，字体纤细。可是地址却是用另一支钢笔或者其他人写的，字体粗大得多，你看。”

“一张非常奇怪的便条。”福尔摩斯粗略地看了一下，“我真服了你，贝恩斯先生，你检查时对细节很注意。也许还可以补充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节，椭圆形的封印，无疑是一颗平坦的袖扣——还有什么东西是这种形状呢？剪刀是折叠式修甲小剪刀。两道痕虽然很近，但仍然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两处有轻微的折叠痕迹。”

这位侦探咯咯地笑了起来。“我还自以为完全弄清楚了呢，现在才知道，还是漏了一些。”他说，“我不得不说，除了能够知道一些东西，我并不看重这张便条。像往常一样，案子牵扯

到一个女人。”

当他们谈话时，斯科特·埃克斯先生显得坐立不安。

“我很高兴你能找到这张便条，因为它证实了我所讲的事情。”他说，“可是，我想指出，现在我还不知道加西亚先生出了什么事，他的家庭遭遇了什么。”

“说到加西亚，”葛雷森说，“很简单，今天早晨他被发现死在离家大约一英里的奥克肖特空地上。他的头被沙袋或者类似的东西打成了肉酱，被打开花了。那地方很僻静，四分之一英里之内没有人家。显然他是从背后被打倒的，行凶者在他死后还打了很久，真是一次疯狂的攻击，罪犯没有留下任何脚印和线索。”

“被抢劫了没有？”

“没有，没有被抢劫的痕迹。”

“这是多么令人痛苦的——痛苦而可怕，”斯科特·埃克斯先生愤怒地说，“这对我来说实在难以接受。主人夜间外出，遭受如此悲惨的结局和我没有任何关系，我怎么会卷入这个案子呢？”

“很简单，先生，”贝恩斯警长回答道，“从死者口袋里唯一发现的资料就是你写给他的要在他那里过夜的信，他是在那天晚上死的，而信封则告诉了我们死者的姓名和住址。今天上午过了九点钟我们赶到他家，发现里面没有任何人。我发电报告诉葛雷森先生在伦敦找你，另外同时检查威斯特里业公寓。后

来我进了城，会合葛雷森先生一同来到这儿。”

“我想现在，”葛雷森先生站起来说，“我们最好公事公办。斯科特·埃克斯先生，请你跟我们到警察局一趟，记下你的证词。”

“当然，我马上去。但是，福尔摩斯先生，我请求您的帮助，希望您能不惜代价查明真相。”

我的朋友转过身看着那位侦探。

“我想同你合作，你该不会反对吧，贝恩斯先生？”

“我肯定说，万分荣幸，先生。”

“从你做的事情来看，你办事敏捷，很有条理。我能否问一下，死者确切死亡的时间是什么时候，有没有线索？”

“一点以后他一直在那里，当时下着雨。毫无疑问，他是在下雨之前死的。”

“但是，那是完全不可能的，贝恩斯先生。”我们的客人叫起来，“他的声音错不了，我发誓那个时候，他正在我卧室里跟我说话。”

“奇怪，但并非不可能。”福尔摩斯笑着说。

“你有线索？”葛雷森问道。

“从表面看，案情并不非常复杂，尽管有些新奇有趣的地方。在我斗胆说出最后的看法之前，还需要了解更多的情况。哦，对了，贝恩斯先生，除了这张便条，你在搜查房间的时候，还发现了什么其他值得注意的地方没有？”

这位侦探以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我的朋友。

“是的，”他说，“还有一两个非常奇怪的东西，也许等我在警察局办完了事，你愿意对这些东西发表高见。”

“乐意效劳。”福尔摩斯说，同时按了一下铃，“送这几位先生出去，赫德森太太，然后把这封电报交给听差的，支付给他五先令的回电费。”

访客离开后，我们安静地坐了一会儿，福尔摩斯不住地抽烟，他眉头紧锁，双眼发出锐利的目光，额头向前，显示出他那典型的神情。

“噢，华生，”他突然转过身来问道，“你有什么看法？”

“我对斯科特·埃克斯先生的故弄玄虚还没搞明白。”

“那么仅仅对行凶呢？”

“喔，从那个人的同伴都消失得无影无踪来看，我想说，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合谋行凶的，然后逃之夭夭。”

“这当然是一种可能性。但是，你不得不承认从表面上看，他的两个仆人在刚好有客人的那天晚上谋害他是非常奇怪的。这个星期除了那天，他都是一个人，他们完全可以在其他时间随意处置他。”

“那他们为什么要逃走呢？”

“是啊，他们为什么逃走呢？这里面大有文章。另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我们的当事人斯科特·埃克斯的离奇经历。亲爱的华生，现在要对这些事实作出回答，不是已经超出了人类智力